慢履不休 自有星光

赵星荣

窗外大雨滂沱,密集的雨丝织成朦胧水雾,冲刷着楼宇街巷,万物都被这场骤雨裹挟。抬眼望向窗台,几只小小的蜗牛栖在侧壁角落,恰好避开风雨直击,在漫天风雨中守着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



望着这些渺小的生灵,我内心满是震撼。柔软的身躯背着厚重坚硬的壳,没有矫健的四肢,行动迟缓,它们究竟凭着怎样的毅力,一步步攀上六层高楼?我不禁遐想,这段漫长的攀爬,耗费了多少晨昏。光滑冰冷的墙面上,它或许一次次打滑坠落,又一次次重整姿态,重新向上。无人看见它独行的跋涉,无人知晓它一路的狼狈与坚韧,很难想象,这小小的生命向上攀登时,怀揣着怎样纯粹而坚定的执念。

长久以来,蜗牛于我而言,只是“缓慢”的代名词。为人父母后,这个意象更是时常萦绕心头。陪伴孩子成长,面对他懵懂迟钝、成长节奏缓慢时,我常常心生焦躁。心绪浮躁时,我总用“牵着一只蜗牛散步”宽慰自己,强迫自己放下急功近利的期待。可从前,我只是借这句话平复情绪,从未真正读懂蜗牛,不曾看见这份“缓慢”背后深藏的力量,它于我,仅仅是自我和解的借口。

直到此刻,在风雨中凝望墙面的蜗牛,我才窥见这平凡生灵身上震撼人心的执拗与坚守。我恍然发觉,这不起眼、容易被轻视的小家伙格外了不起。它目标清晰,认准向上的方向,便不惧前路漫漫、路途艰难,始终步履不停。它从不急于求成,不焦躁浮躁,只以沉稳踏实的姿态,一步一痕奔赴目标。这份心无旁骛、持之以恒的韧劲,正是身处快节奏俗世的我们最稀缺的品质。

这一刻,我打破了对蜗牛固有的刻板印象,也为自己从前粗浅功利的认知深感惭愧。世人追捧迅疾与速成,偏爱一蹴而就的成功,却忽略慢下来的坚守最是可贵。蜗牛不会言语,不会张扬,只用日复一日的攀爬践行初心,默默负重前行,任凭风吹雨打,始终不曾退缩,以渺小身躯对抗世间浮躁。

原来真正的强大,从不是步履匆匆、锋芒毕露,而是历经万般磨砺,依旧初心不改、步履不停。人生亦是如此,我们总急于奔赴终点,焦虑进度缓慢,纠结一时得失,却忘了成长从来没有捷径。

从此,窗台的蜗牛不再只是慢吞吞的小虫。生活不必事事急于求成,慢一点从来不可怕。只要心怀热爱、坚守方向,步履不停、久久为功,纵使步履缓慢,也终将跨越山海,抵达心中的远方,静待属于自己的繁花与星光。(作者退休)

东山

武建维

初冬
东山
季节的风又一次从山峦掠过
又来洗礼晋阳风骨硬朗的傅山
你离开我们已经三百多年了
你那时直挺挺的身姿犹似崛围山
我大胆地想象
数百年的汤汤时光洪流
把石头、山谷、石碾、田坎
冲涮得改了面貌
唯有这山上的枫叶
还在讲诉着当年
在松庄隐居时煮清和元
和京城辞官的决绝
你的睿智
比我们更通晓
唯一能对抗时光洪流的
是汗青上的文字与浸入骨子里的气节
你说“不拘甚事,只不要奴。”
为山平不得
更是用“我来添尔一峰青”的傲然
托起灵魂
至今人们还书写你的字
诠释对你的尊崇

(作者单位:马兰选煤厂)

秋日与海

(外一首)

张慧娟

秋日

果实,秋日
奔赴一场旷野的狂欢
长发女孩旋转的舞步
散发香味的飘逸发尾

明艳的雏菊带着阳光赋予的色彩
迎风摆动
不停的绽放
并不曾担心凋零

爱
像小河一样缓缓流淌
默默留下痕迹
又慢慢将记忆抹去

果实堆满粮仓
腾出广阔的田野
囚住自由的灵魂
不停地歌唱

路灯昏黄
影子长长

海

生活好似一汪大海
起伏无序
既不会被吞没
又时而推上浪尖

我在浪尖狂笑
在浪底整理衣衫

平静让我觉得无趣
握紧风帆
朝着太阳的方向
又近了一些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白云生处有人家



潘雪梅(官地矿)

太阳石

抬头,与流云相逢

刘 崇

连日天晴,我整日埋首案前。白日悠长,蝉声稠密,脖子僵了,便不自觉抬头,望向天上的云。

天空是澄澈得近乎易碎的蓝,仿佛稍一用力,就会裂开细纹。云就在这片无垠的蓝里自在变幻。细碎的薄云连片铺开,像深海翻涌的浪花骤然定格,又似海底白沙被风搅动,一层层漫上水面。轻薄处通透如出水纱幔,看久了,眼底漫起一层潮意。蓝天顺着云隙淌下来,清润如水,让人忍不住想闭眼。厚实的云团洁白绵密,一团团堆叠,如同泼在天际的奶油,蓬松柔软,总想伸手碰一碰。

山间的云,又是另一番姿态。我骑车穿行在青山之间,脚下是蜿蜒公路,头顶是游走的云。群山静静伫立,云却闲闲踱步,在峰峦与天际之间漫游。轻云透亮,几乎要融进蓝天,风一吹便散开,只在碧空留下淡淡的痕迹。厚重的云巍峨连绵,像一座座白色山峦,峰脊、峡谷样样俱全。地上青山苍翠如墨,天上云山素净如雪,遥遥相望。我常常驻足猜想:是云偷了山的轮廓,还是山借了云的魂魄?

黄昏时分,云朵尽显浪漫。落日缓缓下沉,先在云边抹上一层暖金,像少女轻点胭脂。不多时,粉霞、紫雾层层晕染开来,如水彩在水中化开,各色霞光彼此交融,在天边酿成一场温柔的沉醉。落日越沉,霞光越是热烈,云海翻涌,金、粉、紫的浪涛一波波涌向天际。此刻天地安静,蝉鸣渐弱,晚风轻柔,霞光漫过心底,柔软得让人动容。我下车慢慢推着走,不敢加快脚步,生怕错过转瞬即逝的色彩。

云从不执着于固定的模样。薄了就舒展,厚了就堆叠,聚散全都随风。前一刻还像雪山峰顶,下一刻就散成丝絮,淡成虚影。它不慌张,不挽留,来去从容。

可我们总埋头赶路,走着走着,忘了抬头。那些耿耿于怀的烦恼、放不下的执念,放进这片云海,甚至掀不起一点波澜。天空辽阔,瞬息万变,我们却常常是看不见风景的赶路人。

我停在山路转角,仰面看云。云朵缓缓飘移,从容安然。在这片辽远的温柔里,心头紧绷的情绪慢慢松开,心事轻轻飘起,融进云里,随风远去。

抬头望云,不过是停下片刻,仰起脖子,让双眼盛满蓝天与白云,再继续赶路。但那一刻的松弛与柔软,会长久留在心底,像一朵小云,静静停泊,久久不散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地址:西山工人文化宫 印刷: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:5000份 电话:编辑部 6215713 记者部 6213964 一版责编:张 衢